

字字人生

■陈建全

生命书页翻动沙沙响,惊觉自己已快行至半百门槛。再读“一半”二字,竟如半杯浓茶,在舌尖喉头百转千回,苦中渗出悠长回甘。

初夏周末回老家,踏进古厝院门,便撞见母亲弯腰在门口大埕腌菜。青翠菜叶被母亲双手反复揉搓,盐粒如星子散落,渗入叶脉。她揉着菜叶,宛如揉着自己漫长岁月,见此情景,心头一酸。揉搓间,她左手突然按住后腰,停顿了片刻。那截常年被盐渍染得发白的布衫下,藏着她年轻时挑担落下的旧伤,此刻在辛劳的节拍里又隐隐作痛。

父亲坐廊下藤椅中,手中茶盏半空半满,杯壁积着经年茶垢;他目光悠悠落在院角几盆半开半合的茶花上,眼神里一半缥缈,一半安然。藤椅边的矮几上,那只茶垢爬满的搪瓷杯微微晃动——他端杯的手抖得厉害,几滴滚烫的茶汤溅在洗得发白的裤管上,洇出半圈深痕,像是盖了枚时光的印章。

目光掠过母亲渗着汗珠的鬓角,那里有一绺新冒出的霜白,在腌菜升腾的热气里倔强地闪着光。那半杯茶汤里,映着他们一生无声的默契——

日子被他们无声分割成两半:一半操劳,一半依傍;一半付出,一半收获。岁月在这半是辛劳半是守望中,酿出最踏实的暖意。

午后,踱进古厝深处尘封书房。南风徐徐,悄然拨弄木窗棂,光与影便各自占据半幅窗纱,在书页间游移。书架旧书散逸陈年墨香,如微光浮动尘埃间。抽出一册泛黄的《安溪民间故事》,书页恰翻停在“清水祖师梦蝶”那篇——窗外传来母亲揉菜的“嚓嚓”声,一下,一下,竟莫名地合着传说里祖师敲木鱼的节奏,书页间竟夹着几片枯如薄蝶翅的玉兰花瓣——指尖轻抚,幽香挣脱时光囚禁,一半飘散,一半萦绕指端,恍惚间竟似年少时埋首书堆忘食的自己。窗外鸟声隐隐,烟火人间与书香世界便交织缠绕:书页里光阴静默,窗外鸟声浮动。这小小天地,一半书中乾坤,一半人间烟火,悄然调和出灵魂滋养与尘世踏实。

黄昏,漫步到院外那棵老芒果树下。树干早已半枯半荣,半边焦黑如遭雷火之劫,断口狰狞处,琥珀色的树胶正慢慢沁出来,凝成一颗颗泪珠子似的。半边却执着抽出新绿,倔强托举晚霞。晚风拂过,枝头飘散似雪非雪的绒毛,轻抚脸颊,半是微凉,半是

温煦。恰在此时,邻居白发阿伯拄杖行过,仰头望树,朝我笑着说:“瞧这老芒果树,半死半生,却最显精神。人生何尝不是?半得半失,半枯半荣,方是真味。”阿伯声音不高,却像古寺里的钟,沉沉地撞在心上。

暮色四合,天空由橙红褪成淡紫,云霞亦染作半明半暗。立于半枯半荣树下,老人点破的“半”字如钥匙,豁然开启心中久闭门扉——原来半百之岁并非终点,而是人生天平趋于微妙平衡的中点。这“半”字恰如古厝燕尾脊,那优美流畅的弧线在暮色里勾画着,竟隐隐叠印着父母微驼的背脊——这闽南红砖厝最精妙的力学平衡,原来早已刻进他们默默扛起岁月的姿态里。两端轻盈翘起,稳稳承载中间沉甸甸岁月:它一半慷慨赠予,一半安然接受;一半烟火人间,一半灵魂诗意图;一半凋零必然,一半生命不屈。

归途上灯火渐次亮起,明灭相间,一路延伸洒向远方。半百之年,半生已过,前头的路,灯还亮着,漫漫亦灿烂。原来人生至境,恰在这半枯半荣之间——半是归途,亦是启程;半是灯火可亲,半是长路待明。

这“半”字,终归是尘世最深的慈悲与最丰饶的期许:像半盏温茶,由得苦涩沉底,也留得出回甘的余地。

说花钱

下馆子得了,也不用自己操持锅碗瓢盆。装修,自己肯定不熟悉,请装修公司好了。做什么事,只要你肯付钱,就立马有专业人员上门服务。

这种变化,当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那么简单。主要原因,是社会进步了,生活不需要什么都会,市场能采购到相应的服务,个人不用再亲力亲为,你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做事。当然,在这种生活状态下,生活实践机会越来越少,人的成长也慢点,这在老一辈人看来,就叫“晚熟”。

想起在大学期间,去北方一个小镇旅游,为了省钱,不敢跟团游,没有车,要到路上拦截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,没有吃的,要自己想办法,没有导游,要自己去探索,虽然辛苦,但感觉到真正参与其中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,会发生什么?是较早的驴友,现在想来,依旧其乐无穷。不像现在要到一个地方旅游,订酒店,买门票,逛景点,哪里购物,哪里玩,哪里吃,都是网络给你推荐设计好了,直截了当,却缺乏神秘感。

有时会纳闷李子柒她们为什么会火?因为有代入感,人们从心底里还是崇尚传统的农耕文明,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正在重构,一同远去的,还有慢生活和农耕文明。现实生活,很少会有人自己种菜、做腊肉,毕竟社会分工细了,这些东西市场多了去,想要,买来就是,自己动手麻烦,还不一定能做好。

现在扫码支付被普遍使用,很难再看到使用纸币和刷卡,人们将一张张银行卡关联进支付码,一个人生活是不是体面,目测已很难判断。有钱花肯定爽,但刷码需谨慎,因为一不小心,你就透支了。

蝉声里的黄昏

■苏太阳

蝉声漫过青砖墙时,葡萄架下的棋局正被暮色蚕食。张阿公布满沟壑的手捏起马,棋子落盘的脆响惊得蝉鸣骤起,仿佛谁在暮色的琴弦上猛地一拨。对面的李伯抿了口茶,瓷杯沿的茶垢泛着旧宣纸的黄,蝉声便随着茶香沉下去,化作棋盘边缘卷曲的竹纹,又顺着竹椅的裂痕爬向田埂——那里,陈婶的竹篮正压弯花生秧的腰。

她弯腰拔起一簇花生,泥土簌簌落进竹篮,蝉声突然变得急促,像无数翅膀在追赶她鬓角滚落的汗珠。新摘的花生还带着地里的潮气,陈婶用围裙擦了把脸,蝉鸣里便混进了汗水的咸涩与花生秧的清甜。远处传来收工的吆喝,蝉声忽然低沉,应和着扁担吱呀的节奏,又顺着田埂爬进院墙,在葡萄叶的褶皱里溅起粼粼波光,最后落在墙根滚烫的石板上。

穿背带裤的男孩蹲在石板上,攥着半截树枝拨弄砖缝里的蛐蛐。蝉翼泛着珍珠母贝的光泽,蛐蛐触须突然抖动,惊得蝉声溅起一串清脆的颤音。男孩猛地扑过去,衣角带起的风让晾衣绳上的碎花布扬起裙裾,露出绳头褪色的红塑料绳。蝉声里多了几分慌乱,像无数小脚在慌忙调整翅膀的频率,又顺着晾衣绳爬上屋檐,在瓦当的青苔上烙下细密的纹路,最终融进暮色渐浓的天空。

暮色像滴入水中的墨汁般漫开时,棋盘上的光影从蜜色褪成黛青。张阿公捏起卒,蝉声突然清亮,仿佛为终局吹响唢呐。男孩的蛐蛐蹦进陶罐,他晃了晃罐子,蛐蛐鸣叫与蝉声撞出细碎的火花,又顺着葡萄架的藤蔓爬上天空,在云层里炸开成千万片蝉翼的震颤。陈婶拎起满筐花生,扁担压弯的刹那,蝉鸣里混进竹篮晃动的节奏,像谁在黄昏的琴弦上又拨了一下,余韵顺着田埂飘向更远的暮色。

路灯亮起时,蝉声变得绵长,像拉扯泛着月光的绸缎。麻雀掠过老槐树,翅尖剪碎的蝉鸣落在草丛,成了明日清晨的露珠。砖缝里的蝉蜕变等待,等待某个孩童用树枝轻轻唤醒,等待下一个被蝉声浸透的黄昏——那时葡萄架下的棋局会再摆开,田埂上的竹篮会再压弯花生秧,墙根处的蛐蛐会再蹦进陶罐,而蝉声,会再次漫过院墙,将黄昏染成透明的琥珀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涂添丁

有一句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:人在天堂,钱在银行;人还在,钱却没了。但很多人只记前半句,却忽略了后半句。

现实生活中,驱动大多数人干活的动力是挣钱。虽然挣钱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,但物质是基础,一个人要先活着,才能实现所谓的人生意义,没有钱,也就失去了活着的基础。常人用了一辈子来挣钱,最后发现,挣的钱,永远不够花。

小时候,支付手段落后,银行卡也不盛行,大家用纸币。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体面,主要看钱包的厚度。那时候几乎家家都穷,钱包的厚度可想而知。因为穷,大家没有多少钱能花,能省则省。

一位同学,较早脱贫,迫不及待

地回家盖房。盖房子,当然复杂,不单要花钱,花很多很多钱,甚至花许多意料不到的钱,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,研究解决出现的问题。后来,这位同学在分享他的建房经验说了一句话:“一个青年要转变成真正的大人,亲手建一座房,就够了。”让我印象深刻。

父亲那一代人,处于农耕社会里,他们没有多少钱能花的,要学的好像也不多,农耕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而到了我们这代人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,科技突飞猛进,各种各样的东西层出不穷,但大家口袋钱不多,服务业也不发达,大家为了省钱,只好不断学习,学修水电,学做这个,做那个,学买菜,学做菜,学做家务,甚至自己组织装修房子,操办婚礼。但到了女儿们这代人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,聚餐,不就是一块吃顿饭吗?